

多元宗教与社会和谐 ——云南丽江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动的调查研究*

赵沛曦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 丽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有22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除当地各民族不同形式的原始宗教外,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有广泛传播, 宗教的种类较多, 但它们却以互相尊重、并存包容为主要发展趋势。丽江各种宗教在传播过程中, 不仅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 而且与当地文化接触整合, 这是丽江少数民族宗教发展的重要特征, 也是丽江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有利条件。因此, 既要继承丽江各民族、各宗教互相尊重、和谐共处的历史传统, 又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有益作用。

[关键词] 丽江; 多元宗教; 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09)04-0067-06

丽江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 居于青藏高原南端、横断山脉向云贵高原北部云岭山脉过渡的衔接地段, 境内山谷相间, 雪山耸立, 江河并流,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国西南交通贸易大动脉——南方“丝绸之路”和进出西藏的“茶马古道”的中转站。两条古道既是中原至东南亚的南来北往的贸易通道, 又是沟通中原文文化和外来文化影响的传送渠道。丽江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 共有22种少数民族, 是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 另外还有藏族、白族、彝族、回族、苗族、傣族、壮族、傈僳族、汉族等民族聚居或散居于此。丽江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形态繁杂的物质生活及其生产方式, 孕育了丽江各民族不同形式的本土文化(含原始宗教), 它们与先后传入的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发生冲突与斗争并实现交融与共存, 经历了一个从冲突、磨合至交融、整合的过程,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过程正以和睦并存的趋势发展着。这是基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社会发展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 也是随着社会制度变迁,

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结果。如今, 伴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扩大开放, 丽江各民族与外界经济、文化、宗教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错, 共生共荣,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交织, 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对当地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丽江多民族多宗教的并存

1. 宗教种类多、教派齐

信仰民族的多民族性和宗教的多样性是丽江宗教文化最显著的特点。由于历史、地域、民族诸原因, 丽江是云南省宗教种类最多、宗教形态最为复杂的地区。除了各少数民族各种传统宗教(诸如东巴教、打巴教、韩规教、毕摩教和本主教等)外, 外来宗教的种类多,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五大宗教均有传播。单是佛教按所用经典的语系分类, 就包含了梵文经典系佛教(又称印度密教或云南阿咤力教)、汉文经典系佛教(又称汉传佛教或汉地佛教)、藏文经典系佛教(又称藏传佛教, 俗称喇嘛教)三大派系。按宗教活动的语言来说也是多样的, 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藏族、普米族、纳人等各民族均用各自语言传

* [收稿日期] 2009-04-06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赵沛曦(1964—), 女, 云南丽江人,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云南地方民族历史与文化。

播佛经、佛理,汉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文字的佛教经典采用纸、动物皮、东巴纸、娟、帛、石片等到

五花八门的材料,使丽江成为别具特色的“宗教博物馆”。

表 1 2006 年丽江宗教基本情况

	已登记活动场所	教职员	信教群众	主要传播地区	主要信仰民族
藏传佛教	12 个	430 人 (2004 年)	58694 人	玉龙、古城、宁蒗	藏族、普米族、纳西族、纳人
汉传佛教	34 个	310 人	40000 人	玉龙、古城、永胜、华坪	汉族、白族、彝族、纳西族
伊斯兰教	8 个	42 人	近 4000 人	永胜、玉龙、古城、华坪	回族
基督教	42 个	49 人	近 6000 人	玉龙、古城、永胜、宁蒗	傈僳族、苗族、纳西族、汉族
天主教	1 个		1200 人	华坪	傈僳族、苗族、汉族
道教	1 个	2 人	11800 人	永胜、玉龙、古城	汉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壮族
合计	98 个	800 多人	12 万余人,占全市总人数的 10.4%。	分布于全市各县 80% 的乡镇	少数民族信众达 68.4%

(截止 2006 年)全市有宗教团体市级佛教协会 1 个,县级佛教协会 3 个,县级伊斯兰教协会 2 个,县级基督教协会 1 个,基督教两会 1 个,乡级基督教协会 1 个,县级天主教“两会”1 个。^{[1][P.164]}

丽江除了宗教种类多之外,每一种宗教内又有许多支系和教派,其中,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教),都曾在丽江流布过。藏传佛教最早于唐朝时传入丽江,宋末元初萨迦派传入,明朝时噶举派盛行,清朝时由于蒙古和硕特部武装帮助格鲁派“清除异教”,丽江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改换门庭,归化格鲁,现今藏传佛教主要是宁蒗彝族自治县的格鲁派和萨迦派,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噶举派;汉传佛教有密宗、禅宗两派。密宗于南诏时传入丽江,禅宗于明清时传入;丽江的基督教一是由外国传教士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直接传入大研镇,二是经怒江、维西传入丽江西部金沙江一线的傈僳族居住区,再经丽江传入宁蒗、永胜傈僳族居住区。其教会有内地会、五旬节会、安息日会、路德会、神台会等;天主教是由外国传教士于 19 世纪初传入华坪一带;丽江的道教主要是正一道教派,它一是经大理传入,二是由落籍于丽江的外来人和澜沧卫兵屯时由内地带入,丽江的道教组织有洞经会和皇经会两种,其中华坪县为洞经会全真派;元朝建立初期,各地派遣官吏,驻军屯垦时有大批回纥人陆续派遣进入云南,伊斯兰教也于

这时传入丽江,主要是逊尼派中的格底目。

各种宗教齐集丽江,本土的和外来的各种神祇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在云南省乃中国也可以说是罕见的(见表 1)。

2. 一种宗教多个民族信仰,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

由于丽江是多民族聚居区,加之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宗教传入的时间、方式、途径不同,从一开始起,丽江就形成了一种宗教多个民族信仰,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格局。藏族、普米族、纳西族纳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与藏族共居的部分纳西族也是藏传佛教的信众。傈僳族和部分苗族信仰天主教,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和小部分苗族、纳西族、汉族信仰基督教,汉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壮族信仰道教,信仰汉传佛教的除汉族外,还有白族、部分彝族和纳西族,与这些民族共居的其他民族也把释迦、观音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

在丽江,在同一地域、同一民族、甚至同一家庭内部也有信仰多种宗教的现象。除了回族是单纯信仰伊斯兰之外,其余少数民族在普遍信仰各自原始宗教的同时,又分别接受了两种以上外来宗教,如彝族信仰原始宗教毕摩外,也兼信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白族信仰原始本主宗教、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普米族与纳西族纳人(俗称摩梭人)信仰原始宗教韩规教和达巴教外,

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傈僳族和苗族崇拜自然，崇信万物有灵外，他们还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汉传佛教；纳西族则既信东巴教，又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的信徒。其他少数民族也都有两种及以上宗教信仰。东巴祭司、达巴、巫师桑尼（或桑帕）、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整个丽江呈现出对各种原始宗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兼收并蓄的局面，宗教类别从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到多种宗教并存，成为边疆地区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典型。

在丽江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范围不大的一个区域内，有众多民族杂居、多种宗教传播。如鲁甸乡是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乡镇，全乡有纳西族、傈僳族、汉族、普米族、彝族、藏族、白族等7个民族，鲁甸乡地处3市州7个乡镇交界处，南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相连，西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它是旧时“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是进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维西县和西藏藏族自治区的要冲之一，除了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外，藏传佛教的喇嘛，天主教、基督教的牧师、神父先后到此传教布道，同时同地，原始宗教巫师击鼓作法，藏传佛教喇嘛敲钟念经，天主教堂祈祷声不断，赞美诗悠扬。甚至在同一家中既有人信仰原始宗教，又有基督教徒，更甚者同一人既进教堂祈祷，又遵守原始宗教诸种禁忌，且常到藏传佛教寺院拜菩萨，在当地少数民族中，不分教派，不择亲疏，凡见神灵都跪拜烧香的现象并不罕见。面积不大的弹丸之地却呈现出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相互并存与交融的和睦安详之境。各民族、各家庭、各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互相尊重的传统，也是丽江地方稳定安宁、民族和睦相处的基础之一。

二、丽江多民族多宗教的交融

1. 各宗教间的渗透融合

丽江宗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宗教、各个教派不仅并行不悖，而且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各宗教吸纳融合多种宗教而有多源、多元之特征。

以丽江纳西族地区为例，纳西族东巴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不断广纳百川，吸收了早期苯教、藏传佛教、道教乃至辗转从各种渠道传来的古波斯、古印度文化等因

素，最后形成独具特色的纳西族东巴文化。^{[2][P.14]}东巴教与流行于藏族地区和古羌人后裔各族群区域的苯教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自公元7世纪以来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向中国西南的扩张，纳西族聚居的不少地方置于吐蕃的势力范围之内，此时期具有吐蕃文化特点的苯教对纳西族的宗教产生了影响。随着公元8世纪吐蕃上层统治集团的“扬佛灭苯”，很多被流放的苯教徒来到纳西族聚居地传教，这就逐渐形成了后期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苯教祖师东巴先饶（或译为敦巴辛饶、辛饶米沃、辛饶米保等）也就在此时期成为东巴教的祖师丁巴什罗（或译为东巴什罗）。同样，东巴教与藏传佛教关系甚密。东巴教中关于宇宙卵生说、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等哲学思想都与藏传佛教具有同源同性特点；东巴教中的许多神名与藏传佛教的佛名相似，甚至相同，其所供奉的常见神也与藏传佛教基本一致。如大黑天神、观音菩萨、藏王菩萨等，纳西族人丧终时请东巴念经，供奉的是藏王菩萨，妇女难产则供奉观音菩萨，东巴教与藏传佛教的护法神都是大黑天神；东巴教做法事时所用器具、神祇的装束、形貌与藏传佛教相似；东巴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藏传佛教中常用的经咒，如《祈福经》、《驱邪经》、《火塘经》、《求寿经》等。像东巴教最早的经典据说是用藏文来写的，现存的东巴经书中有8部是专用藏语读的，内容与藏传佛教经典有相同之处。另外，由于受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东巴教也逐渐摒弃了许多杀牲血祭的仪式，对信教群众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又如普米族固有原始宗教——韩规教，它的形成也深受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具有苯教、藏传佛教普米化的显著特点。韩规教是多神崇拜，它拥有一个较为庞杂的神鬼体系，有800种神，3000种鬼，其中属于本民族创造的神鬼不超过1500个，其余在异族创造的神鬼中，以藏族神鬼居多；韩规教称其祖师为“益史丁巴”，这是苯教祖师“丹巴喜绕”的转音。据说韩规教的第一祖师求教于丹巴喜绕的弟子角鲁哈刺沽，传承至今有42代，说明韩规教同苯教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韩规教中巫师的职能、祭祀的神灵、仪式、经典、教义、神鬼体系等方面与藏族苯教和藏传佛教都有密切联系。巫师韩规所使用的法器如大鼓、摇铃、海螺、长刀、弓箭等，都与苯教法器相同，韩规的“五佛

冠”法帽上的五佛实际上就是苯教的五位护法神；韩规在祭祀活动中多用普米语转读藏文经典，象韩规主持丧葬仪式时，念诵的是苯教的《开路经》。韩规教的许多仪式实际是苯教的仪式，特别是丧葬仪式，不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看都与苯教相似。^[3]_[p. 399]同样，藏传佛教在丽江的流布中，也融合了纳西族、纳人和普米族信奉的东巴、达巴、韩规三种原始宗教的许多神祇和自然神祇，丰富了藏传佛教的内容。东巴教始祖“丁巴什罗”，达巴教祖师“达巴”和汉归教祖师“益史丁巴”，被藏传佛教吸收并奉为主神。丽江玉龙雪山、文笔山、宁蒗永宁的格姆山（狮子山）、泸沽湖现今都是藏传佛教的神山圣地。

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几大宗教在丽江交融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如汉传佛教寺庙大宝积宫西面佛龛后壁明代壁画“如来佛会图”，就是藏传佛教藏密、汉传佛教禅宗和道教神像糅合在一起的多种宗教并行不悖的充分表现；丽江福国寺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是纳西族地区最早建立的佛寺，被徐霞客誉为“丽江之首刹”。^[4]_[p. 935]木氏土司于康熙十八年（1679 年）改为喇嘛寺，为丽江藏传佛教寺庙之始，这种和平的蜕变，说明了两者之接近和交融；藏传佛教寺庙中也出现了诸种宗教因素互融的现象，像普济寺即在室内供佛，室外供道教八仙。随着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深人民间，在丽江出现了诸教寺庙融和一体、不同宗教教徒同堂和平共处的文化现象。有的寺兼供佛教和道教的神，有的一寺两庙，前院为道教的城隍庙，后院为佛教的地藏庙；有的前院住和尚，后院住喇嘛。在丽江坝区，佛教有和尚，道教则无道士，文人则尊孔、兴庙学，各教教徒或信徒，都对孔子、释迦、玉皇毫不敢怠慢，而且在城乡业余洞经会（坛经班）中，既有文人、道士、佛教徒共同参加，也可同场挂孔子、释迦、三清神像，并陈金刚、明圣、普门品等经书，互不矛盾，互不干涉，合三为一，在思想上都具有忠恕、慈悲、感应等多教同源思想，说明儒、释、道交融合流。^[5]_[p. 73-83]

总之，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宗教相继传入丽江后，与当地原始宗教并行于社会，形成宗教信仰的多元格局，这种多种宗教在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当中的和睦并存，源于丽江各民族对诸多宗教信仰的宽容、认同和吸纳，反过来又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

2. 各种宗教与当地文化的整合

丽江宗教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种宗教在丽江的传播和发展与当地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一方面，它对丽江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丽江民族文化又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宗教文化。

各种宗教齐集丽江，各民族本土宗教和来自异域的各种神祇大多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祭司东巴、巫师桑尼（或桑帕）、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在乡镇各有影响。整个丽江社会出现了对本土宗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兼收并蓄的局面。有史记载明代木氏土司就曾兼信诸种宗教，家中聘有东巴，举行各种东巴教仪式，但也请和尚、喇嘛、道士布道作法。在当地民族的传统节日中，除了诸如祭天、祭祖、祭山神等一些与原始教有关的节日外，也出现了不少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等相关的节日，甚至各宗教教派同庆一个节日。农历二月初八是丽江纳西族法定的传统民族节日——“三朵节”，“三朵”为玉龙雪山之神灵，是传说中能征善战、济困扶危的英雄，故被纳西族崇拜为民族保护神。据东巴古籍记载，三朵属羊，所以在过去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和八月羊日各地的纳西族都要到丽江白沙北岳庙祭祀，纳西语叫“三朵颂”，就是“祭三朵”。届时都会组织隆重的庙会以示庆贺，而当地民众参与庙会时习惯先到玉龙雪山脚下的藏传佛教寺院玉峰寺拜佛，观赏著名的“万朵山茶”，再到北岳庙祭三朵，赶庙会。这天，玉峰寺中喇嘛诵经礼佛，北岳庙内纳西东巴作法祭祀、白沙古乐队演奏道教洞经音乐，庙门外广场上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成为教俗共存，各民族大融合的一大景观。又如震青山山顶建有道教的玉皇庙，相传农历三月十三日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故以这天为朝山正会。虽是道教节日，但朝山者却包括了很多汉传佛教组织和教徒。虽然玉皇和佛主不是一条道上的神灵，但是朝山的百姓却不分教派，不择亲疏，凡见神灵都跪拜烧香。佛教寺庙和尚的钟鼓铙铃、道教洞经会的丝竹管弦交互相融；而大批当地的民歌手则在寺庙周围和沿途路上大显身手，一展歌喉，听者如云。法喜寺有楹联：“是圣是凡，三教原归一理；即心即佛，灵山岂在西方”。非常确切地反映了丽江这种融释道儒和当地民间信仰于一体的文化

特征。^{[2][P.19]}

在丽江最能表现各文化交融现象的当数汉传佛教寺院的壁画艺术了。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丽江壁画”，在内容和手法上都深受藏传佛教、道教的影响。是汉、藏、纳西各族文化交流的结晶，其主要绘制于明代，少量为清初绘制，原有壁画分布在古城、白沙、束河、中海、漾西、雪嵩等 10 多处寺庙中，现仅存白沙琉璃殿、大宝积宫、大定阁和束河大觉宫几处。以白沙大宝积宫明代壁画保存最完整，从多方面反映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的内容。而藏传佛教对纳西族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在白沙大宝积宫现存 12 幅壁画上不仅有藏传佛教的藏密教派，而且还有汉藏文的款识。以 12 号壁画最大且最精美，面积为 498×367 厘米，题材取自唐代菩提流志译的《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表现主尊无量如来（阿弥陀佛）聚会圣众（菩萨、罗汉、帝释、诸天以及护法等）说法的场面。其绘有佛与圣众达一百多尊，中为释迦佛座像，上列 18 尊者，两侧画有道教神像，下端正中为密宗三大金刚，外侧画有四大天王，气势磅礴，绘制精细，用笔流畅，线条匀称，色彩鲜明，立体感强，极富有装饰特点。又如 5 号壁画有 29 人，中央是坐龙椅、戴黑帽、披袈裟的大宝法王，上方正中为红教祖师“毒支超”，左右为几世大宝法王和四宝法王，下方为大黑天神。7 号壁画共有 95 人，中为戴七冠、合掌坐于莲花上的白教祖师莲花生像，四周为百工之神，场面宏大，绘图技艺精湛。9 号壁画则是一幅纯粹的密宗藏画，壁画中现存 10 人，中为金刚亥母的裸体主像，上方正中为无量寿佛，两端则为金刚亥母各时期的变化情况，外侧为红、黄、蓝、白四亥的法身。另外在大定阁 19 幅壁画中，5 号壁画有喇嘛金刚宝塔，塔中还坐有一佛。8 号壁画则为藏传佛教“昌那毒支”，上有一座佛，下端为护法。在 9 号壁画，上端为 3 人，下列有藏传佛教欢喜佛 3 组，还有 10 号壁画和 8 号壁画相对称，所绘多为藏传佛教的佛像。诸如此类的有关藏传佛教的壁画还有许多，这些藏画根据万德宫的碑记“画工古宗古昌”可以基本肯定为西藏来的喇嘛画家所作。从作品的形式、内容以及题材看颇似德格风格，古宗古昌则可能是德格僧侣画工的主要代表。^[6]这些说明，纳西文化受到藏、汉等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具体反映在丽江壁画之中，使之在题材上，表现为藏传佛教藏密、汉传

佛教禅宗和道教神像糅合在一起的多种宗教并行不悖。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既继承了汉族精炼、匀称及色彩鲜艳的绘画传统，又吸收了藏传佛教粗犷、色彩对比强烈、线条流畅的画风，是中国绘画史上融多种民族艺术为一体的独特佳作。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丽江特有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反映了木氏土司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使居住在丽江辖区的纳西、藏、汉等民族皈依于他的庙堂，而对多种宗教兼容并包，加以吸收的良苦用心。

又如：纳人和普米族的民风民俗中，也有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现象，特别是吸收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现象。在当地民居中最有藏式特色和艺术魅力的当数家庭经堂的神龛结构、布置以及正房的火塘上方的宗巴拉灶神泥塑浮雕或壁画，神龛结构、布置与藏族无异，浮雕或壁画的图案多为一盘莲花底座，上面是一团灼灼火焰，周围是多枚海螺、金元宝，上方为日月星辰，这是明显的藏传佛教壁画、泥塑浮雕技艺风格，藏传佛教一般将莲花视为纯洁无瑕的象征，海螺为人畜旺盛的象征，火焰则为家业兴旺发达的象征。

民间风俗因宗教得以长期传承，宗教又因民间风俗得以具体表现，这是宗教与民间风俗的相互作用。像藏传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天堂地狱”等思想，对丽江纳西族、纳人和普米族的生活习俗影响极其深远，又以特殊的手段巩固和延续了这些民族许多民俗习惯。可以说，藏传佛教与丽江民间风俗合流是丽江民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纳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与藏传佛教有密切的联系，使其在人生礼仪、岁时风俗、生产祭俗、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7][P.117]}

在傈僳族地区，基督教对其文化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由于傈僳族文字是传教士们学习了傈僳族语言后，以反写和倒写拉丁字母的形式拼编而成的，傈僳族文字出现后改变了近 20% 的傈僳族人的宗教信仰，也使傈僳族人民能够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结束了无文字的历史。基督教传入后，傈僳族人民开始使用世界通用的公历，并把自己的自然历法“花鸟历”与公历相结合来指导生产和生活。傈僳族的基督教徒在基本保留本民族婚俗的同时。婚礼中加入了基督教的元素，教徒的婚礼必须在教堂，由牧师或教师来宣

布他们成为合法夫妻。婚礼上还要唱基督教的婚礼进行曲和赞美诗。傈僳族基督教徒除了过其民族最为隆重的阔时节和刀杆节外,还过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等基督教节日。

丽江各民族自古就形成了包容博纳、开明旷达的性格,他们不排斥其他文化,很多民族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从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看,丽江的民族文化因外来宗教而丰富,宗教文化也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因成功的文化移植而更宜为各族人民所接受。所以说,在丽江并不存在所谓的单一文化,从某个具体的民族文化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他文化的痕迹。

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是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系统,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以信仰的形式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丽江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是丽江民族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主要表现和重要内容。究其丽江多民族及多宗教和睦相处之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切合中国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结果,它还是在丽江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和各民族多样性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实际上也就是丽江各民族对各种宗教所具有的洁心自律、修身养性、传承文明和服务社会等心理、道德、文化、公益功能的认同。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将宗教和谐融入社会主义社会和谐之中,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

承载文明和接续传统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宗教与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认识,引导各宗教完善自我管理,使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适应。重视民族间宗教文化交流,坚持在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下的改革开放,在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中,培育各民族优秀的宗教文化,引导宗教健康发展,为促进社会和谐作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丽江地方志办公室. 丽江年鉴·2007[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 [2] 杨福泉. 谈纳西族文化史的概念和几个问题[A]. 张波. 丽江民族研究(第2辑)[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 [3] 郭大烈, 和志武. 纳西族史[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
- [4] 徐弘祖著, 朱惠荣校注. 徐霞客游记校注(下)[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5] 杨福泉. 多元文化与纳西社会[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6] 和在瑞. 明代丽江壁画[J]. 玉龙山, 1979(国庆版).
- [7] 赵沛曦. 藏传佛教与丽江摩梭民俗[A]. 张波. 丽江民族研究(第1辑)[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Multi-religion and Social Harmony: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the Minority Groups in Lijiang of Yunnan

ZHAO Pei-xi

(Lijiang Teachers College, Lijiang 674100, China)

Abstract: Lijiang, inhabited by quite a few minority groups, has 22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harmony. Besides the local primitive religions, Buddhism, Taoism, Islamism,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ism have their respective influence there and enjoy a mutual respect and development.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se religions contact and mix with the local religions and cultures, which reveals a key feature of the religious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groups in Lijiang and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us, beside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fine tradition, it is important to adapt the local religions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and bring their potential into full play in helping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Lijiang; multi-religion; social harmony

[责任编辑: 王德明]

多元宗教与社会和谐——云南丽江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动的 调查研究

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文献链接

作者: 赵沛曦, ZHAO Pei-xi
作者单位: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丽江, 674100
刊名: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9, 41(4)
被引用次数: 0次

相似文献(1条)

1. 期刊论文 杨福泉 历史上丽江民间藏传佛教信仰之变迁 -云南社会科学2008, ""(5)

丽江纳西民众的藏传佛教信仰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元代,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基本无影响。在明代尤其在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中仍有着很大影响。而其在近现代逐渐衰落,主要与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多元宗教的传入和汉文化的影响有关。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丽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nsfdxxb-zxsh20090401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d1c51410-946b-4091-ac98-9e4d007b091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